



孟子

道春點

一

2800
10-7



門仁記
號 2809
10-7

孟子

朱熹集註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

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書

註云字子輿駟人也

駟亦作鄒本邾國也受

業子思之門人

子思孔子之孫名伋索隱云王劭以人爲

衍字而趙氏註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道

既通

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

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

朱熹集註序說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按史記梁惠王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爲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爲宣王十九年則

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

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得_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又曰孟氏

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

疵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

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未益分惟孟軻

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
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
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
子始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
故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 ○又曰

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
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
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

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
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
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
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
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
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袵而言
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
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
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
然學已到至處愚按至字恐程
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
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
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
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
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

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
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
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
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
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
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
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
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

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

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

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卻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孟子卷之一



朱熹集註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

僭位後稱也

梁惠王，魏侯爵也。都大梁，僭稱王。謚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與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

朝至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長老之稱。王所謂
利蓋富國強兵之類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
已矣

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道也自便凡每以言天理者皆利也蓋言里仁之章註云利猶貧賤ヨカカフカイト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放此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
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
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
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
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

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廢去乘

聲廢於
豔反

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
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
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
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
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
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弑下
弑上也廢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
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
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
其心未肯以爲足也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
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已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概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木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未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

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

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樂音洛 篇內同

沼池也。鴻鴈之大小者。麋鹿之大小者。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之大指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

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
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
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
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
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麀鹿魚鼈古
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戶角反
於音烏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
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
營謀為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
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

湯誓曰時日嗟予及女偕亡民欲
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
哉

善音曷密云
聲女音汝
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
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
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
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具之曰此
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
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恤其

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

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填音田 好去聲 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國不郵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感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焉則未矣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

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
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
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
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
始也

勝音升數音促
畧音古洿音烏
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
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
也畧網也洿窾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畧
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鬻人不得
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州木零落
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為治之初法制未備且
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樽節愛養之事也然飲
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

ヒコル

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
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故以此為王道之始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
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
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
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
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
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
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衣去聲畜勅六反數
去聲王去聲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
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皆放此

孟子卷一

十一

頌

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
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牆下植桑
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暖。未五十者不
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
毋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
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
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
申重也。下寧及覆之意。善事父母為孝。善事
兄長為悌。頌與班同。老人頭半白黑者。負
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服治。
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
教以孝弟。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
乏負載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
以賤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黑
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
於飢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財成輔
相之道。以左右民。
是王道之成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
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
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
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草平表反

檢制也。草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
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
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主制度品節之意
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
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
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不
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脩其政。天下之民至
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
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
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

公羊

導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實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現天命之改。與未改耳。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

曰無以異也

梃徒頂反

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孟子

孟子又問而王答也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

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

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

也惡之之惡去聲惡在之惡平聲

君者人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

也

入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備音勇 為去聲

備從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棺為人以為從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備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備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況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為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徇己之欲而不卹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為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為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子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

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餘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

則可。長上聲。喪去聲。比必二反。洒與洗同。

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為也。言欲為死者雪其恥也。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歛。浚

省省又

刑罰

子

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
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
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省所梗反

斂易皆去聲耨奴豆反長上聲

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易治也耨耘也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脩禮義是以莫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
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養去聲

彼謂敵國也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

敵扶夫音

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於我則誰與我為敵哉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迂闊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土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唯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

○孟子見梁襄王

襄王。惠王子。名赫。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良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語去聲卒七

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詞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于一。然後定也。

孰能一之

王問也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甘也。

孰能與之

王復問也。與。猶歸也。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

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夫音扶淳音勅由當作
猶古字借用後多放此

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沛然雲盛貌。沛然雨
盛貌。沛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
君也。領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一人君
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曰孟子
之言非苟為大而巳然不濫原其意而詳究
其實未有不以為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
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宋太祖皇帝
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
殺一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
而好殺不巳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
子之言豈偶然而巳哉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齊宣王姓田氏各辟疆諸侯僭稱
主也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侯者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
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
以則王乎

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
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以已
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
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
莫之能禦也

保愛
護也

○學字字許
頃切欣牲血在
日豐血幽陰之物
豐用血言所以
厭變怪德妖學
御妖豐謂豐
猶治亂日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
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斲曰王
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
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豐鐘王曰舍
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
對曰然則廢豐鐘與曰何可廢也以
羊易之不識有諸

胡斲齊臣也豐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豐也觶觶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斲之語而問王不文公嘗讀詩於
知果有此事否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
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
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
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

王見牛之觶觶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

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惡平聲

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

遠庖廚也

遠去聲

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也。既所不忍舉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

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說音悅付七本反度

待洛反夫我之夫音扶

詩小雅巧言之篇威威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言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

為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為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為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

與平聲為不之為去聲

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至秋而未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可為耳

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

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語去聲。為長之為去聲。長上聲。折之舌反。形狀也。按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為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艸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

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與平聲。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眾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

易以難今王及之則必有
故復推本而再問之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

待洛反

權稱錘也。度文尺也。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人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

抑王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與平聲

抑發語辭士職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為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聲昧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

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為皆去聲便令皆平聲辟與闢同朝音朝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

已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若如此也所為指與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

與平聲為肥抑為豈為不為之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

甚與聞與之與平聲

殆。蓋皆發語。辭。鄰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言。集。各。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服。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起怨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朝音潮賈音古想與許同

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彊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

王曰吾惜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惜與昏同

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恆胡登反辟與僻同焉於虔反

恆常也產生業也恆產可常生之業也恆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

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
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
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
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
從之也輕畜許六
反下同

輕猶易也此言民有
常產而有常心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
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
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

治禮義哉

治平聲凡治字為理物之義者平
聲為已理之義者去聲後皆效此
贍足也此所謂無常
產而無常心者也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盍何木也使民有常產者又
發政施仁之本也說見下文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
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
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
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
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

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音見前章

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為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為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孟子卷之一

孟子卷之二

宋熹集註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
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篇內並同

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

今樂世俗之樂樂先王之樂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

樂孰樂曰不若與衆

聞與之與平聲樂下字音洛孰樂

亦音洛

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亦人之常情也

臣請為王言樂

為去聲

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

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蹙頰音過夫

鐘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頰聚也頰額也人憂戚則蹙其額極窮也羽旄旌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卹其民使之窮困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

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音洛

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

民窮財盡人君獨以三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
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
發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
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別無古
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
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
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
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而
疾首蹙頞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
也故孟子嘗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
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囿者畜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
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騁於稼穡場圃之中
故度間曠之地以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
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傳謂古書

直音又傳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
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
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
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
不亦宜乎

芻音初
蕘音餘

芻州也
蕘薪也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
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
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

セ
ト
シ
テ

為併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併才性反

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為郊郊外有
關併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

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

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

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音蘊

熏鬻音育
句音鈞

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較計大小疆弱之
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
不能已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
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湯事見後

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大王事見後章所謂秋
人即獯鬻也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

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

其國樂音

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之事大皆理之
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
畏天包含徧覆無不用徧保天下之氣象
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詩周頌我將
之篇時是也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五字卷一

七

言以好勇故不能
事大而恤小也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
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
者也王請大之夫撫之夫音
扶惡平聲

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
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
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
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篇赫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
遏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莒謂密

人侵阮徂其之衆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
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
大勇也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
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
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
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
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衡與
橫同

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
今且依此解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
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
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
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
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王若能如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與其不怒。以除暴亂而拯已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樂音洛下同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雪宮。離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心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
轉附朝舞。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
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朝音潮。放。上聲。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
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
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
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
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

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舞。皆山名也。遵。循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游也。

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

符舒救反。省悉井反。

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諺也。豫。樂也。巡。所守。述。行。諸侯所守之士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推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為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賄賂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明古。縣反。

明古。縣反。

今謂晏子時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爲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糧謂糗糒之屬。賄賂側目。貌胥相也。讓謗也。隱怨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逆也。命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

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爲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行去惟

君所行也

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一者惟在君所行耳。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陟里反。招與韶同。畜救六反。

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興發。發倉廩也。太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一曰角。爲民。四曰徵。爲事。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

之欲宜為君之所務。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
以為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尹
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
孟子之言。可謂激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乎。

趙氏曰。明堂。泰山明堂。周天子東巡狩。朝諸
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
子不復巡狩。諸侯又不當居
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

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扶大音

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
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

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
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
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
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
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嗇
矣富人。哀此鰥獨。

岐。周之舊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
為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為九區。每
區之中。為田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
百畝。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
同養公田。是
九分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
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

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祭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豬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祭妻子也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卹故必以爲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舒可也榮困悴貌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稷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

揚爰方啟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稷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餼音侯橐音托

王自以爲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後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餼乾糧也無底日橐有底日囊皆所以盛餼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人民以光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鉞也爰於也啟行言往遷于國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是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

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
 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
 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天音

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蠱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犬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綿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為大王也。豈父犬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率循也。滸水涯也。岐山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字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犬王好色而能推已之心以及民也。○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苑囿游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

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
 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人之所以盡其性也
 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
 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異其是非得失之歸相
 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
 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
 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
 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
 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
 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此必
託寄也。比及也。棄絕也。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治去聲

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為可知矣。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世臣累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

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況世臣乎。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舍上聲

王意以為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為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耶。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

疏踰戚可不慎與

與平聲

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去上聲

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眾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觀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濇任之重而不可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

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

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

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傳直繼反

放。置也。書云成湯放桀于南巢

曰臣弑其君可乎

桀紂天子
湯武諸侯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殘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眾叛親離不復以為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為天子天下叛之則為獨夫所以激警齊王垂戒後世也○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篡弑之罪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

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

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衆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鎰音溢

璞。玉之在石中者。鑑二十兩也。玉入。王工也。不敢自治。而休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一家。則狗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舌以爲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

○齊人伐燕勝之

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之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
乘去聲 下同

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箠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

益淡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籩音且
食音嗣

籩竹器。食之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爲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

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

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

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入者也

千里畏入者指齊王也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

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

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

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

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

後來其蘇

霓五稽反
徯胡禮反

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爲暴也。奚爲後我言湯何爲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變動也。徯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爲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爲政於天下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
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箠食壺漿以迎
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
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
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
政是動天下之兵也

拯救也。係累繫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入悅之而齊可為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
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旄與耄同
倪五稽反

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畧之老小也。猶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豈可謂五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

○鄒與魯閔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
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
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

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闕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

闕，鬪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衆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孟子對曰：凶年飢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

轉，飢餓轉轉而死也。尤，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

幾上聲，夫音扶。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恤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為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恤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已，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

事齊乎？事楚乎？

滕國名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

則有一焉。為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無已見前篇。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為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浚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偏已而恐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

得已也。

邠與邠同。

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為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篇。

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

夫音扶。疆上聲。

創造統緒也。言能為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疆於為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但當竭力於其所當為。不可徼幸於其所難必。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
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
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
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
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
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
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
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

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屬音燭

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入是以其所養人者害人也邑作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已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

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已量力擇而處之可也○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

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為愈。故又議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為儀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

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乘去聲

乘輿君車也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入見之見音現與平聲

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入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入所能使亦非此入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可遇豈臧倉之所能為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為非人力之可及

為去聲沮慈呂反尼女乙反焉於虔反

孟子卷之二



所抄仿門下復藏也

